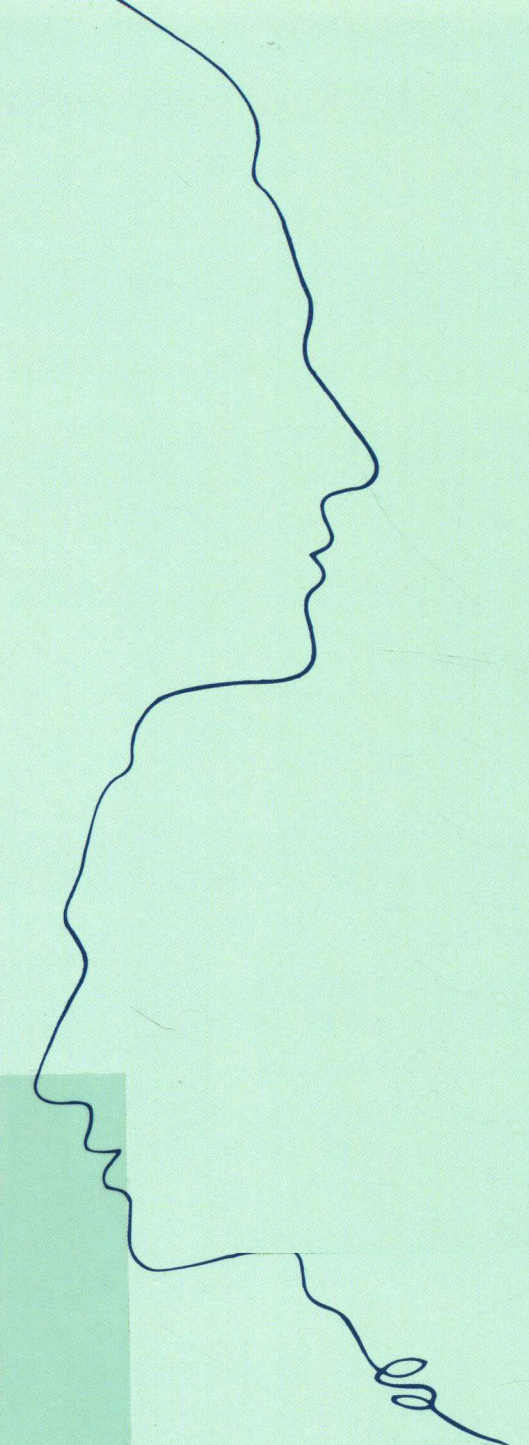




A shadow of a

smile

似笑非笑

沙玑/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似笑非笑

沙玑 / 著



九州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似笑非笑 / 沙玑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08-3983-2

I. ①似… II. ①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916号

似笑非笑

作 者	沙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983-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 部

核桃林 015

草青青 039

纪念日 060

卡梅尔 084

白月光 107

当年情 130

序章

1

笑非含胸低头斜倚在铁栅栏门一侧的水泥柱子上，火柴头腾起的白光在他的左脸前晃动了片刻，烟头凝结的红色斑点犹自由弱渐强，再由强渐弱。他轻吐了一口烟，并不抬头，只是咧开一侧的嘴角露出了叼着烟的两三颗牙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心头一惊，竟似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雾渐渐散去，一阵风过，雨点细密而模糊地笼罩下来，我决定再也不见这个人，但此刻我仍然在等待着什么，然而那又是什么呢？一个回心转意的借口还仅仅是一个熟悉的眼神，甚或是一声不着边际的叹息？在我转身之前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脚步在街角处突然减速，我的泪水奔涌而出，街灯亮起来，我被挤压得失去了维度的胸腔里爆发出阵阵雷鸣，撞击着胸口坚硬的皮肤轰隆作响，我险些跌倒，只好扶住一根灯柱，等待这阵昏厥慢慢消退。

雨丝依然粘黏在我所有裸露着的寒毛上，而额角却有大颗的水珠跌落下来。

我用毛巾胡乱抓弄着湿淋淋的头发从盥洗间走出来，心里想着是不是该去买瓶洗发水的问题时便抬头看见了他，他斜倚在门框上，仰着头磕着左手拇指的指甲，眯着双眼朝我扬了下巴算是问候，我“嗨”了一声表示回应，扭头钻进斜对着他的门里。

宿舍里依然乱糟糟的，大多的行李都还没打开，我弯腰在床铺上翻我的皮箱，想找一件干爽的背心换上。紧赶慢赶靠窗的两个上铺还是被占了，而我又讨厌挨着门，索性择了朝东的一张下铺，至少免于清晨的阳光直射到脸上。

“嗨！”声音不大，但显然是冲着我的，其他的同屋还在和父母兄弟依依惜别，估计不吃过晚饭是不会回来的。我缩了脖子回头看去，果然是他，宽大的牛仔裤下一双塑料夹趾拖鞋，脚白得像在锅里煮过。“进。”我说。

“你也是汉语文的？”他问我，依然靠在门口。“嗯。”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好吧，就穿这件了，不算新，但还干净，我把一件半袖衫抽出来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还带着家乡阳光的香气么。“坐。”我把脖子从领口处伸出来，抻平衣襟，站直了说。他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一排牙齿，舌尖一抿抵在右侧的虎牙上，眯着眼看我。一阵寒气瞬间由脊柱升腾上来，我先他一步坐下，顺手指了指对面的床铺。

“我在对门，有空来坐。”他没有进屋，却转身出去了。

我忽然很想上厕所。

我发育得比较晚，第一次感觉异样翻过身把自己骇了一跳的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的暑假了，我当时狼狈地扔掉手里的《封神演义》侧身面墙假装睡觉，虽然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仍旧让我紧张得大汗淋漓。待得终于忍

不住向我哥讨教时，竟被他一军钩踢在屁股上摔了个狗啃屎。“以后上床睡觉前把尿给我尿干净了！”他吼到。

这一踢非同小可，从此我便像落下了病根儿似的惧怕上床，每每困意袭来定要一拖再拖直到确定自己到了非上床不可的境地才懒洋洋爬到床上，却要辗转反侧细心揣摩两髋前膀胱那敏锐的压迫感，神经质地往返于床铺与厕所之间，不逼出最后一滴尿来绝不肯安然闭上双眼。至于白天趴在床上看书的好习惯从此也便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我哥比我大整整十岁，据我那素未谋面的父亲说，基于我哥的完美，我的诞生与存在皆属偶然，于是我哥便在我爹英年早逝之后顺利接手了我娘，当然还包括这个家。

“哥，给我五毛钱。”“滚犊子！”我想我对这个家及当初组建这个家的那个陌生的父亲缺乏感情不是偶然的。

青春期时幸得我哥住校读研，我才有机会把满腔怒火发泄在所有能读得到的文字上，而避免了许多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至于我娘对其无与伦比的长子的朝思暮想，我也会聊胜于无地捎带化解，到我考上大学，我哥则刚好博士毕业回到了家乡。就冲这一点我决定不再记恨他了，我对自己说，至少他挺爷们儿的。

但决定并不代表一定，我和我哥及我哥掌管的那个家还是尽量拉开距离比较好，既然我是个多余的人，不如索性就待在这个被过多的多余的人充斥着的城市吧，于是，我仿佛如释重负般打定了主意，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这里，至于未来，就让未来去决定吧。

2

我抬头望着昏暗的天空，这深秋的细雨并不像来自这座北方的城市，

如此毫无态度毫无表情地只一味粘在你身上，让你不能沉浸其中也休想摆脱得掉。而我的生命已经濒临严冬了么？我感到扶着路灯的手臂有些酸麻，也许该回家，家？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熟悉的号码。

“今晚有空吗？我在云客等你，九点。”这显然不是一条征求意见的短信，我按下退出键长身靠在椅背上，阳光明媚的下午，楼下绿地上的几棵刚刚抽出嫩芽的柳树茸毛般的色彩填补着光线与光线之间的空隙，让被寒冬掠夺过的世界渐次饱满起来。忽然心情大好。

“如果是别人这个点儿约我我会以为她想跟我上床。”我盯着那双习惯半眯起来看人的大眼睛恬不知耻地说。十年风霜伤绿鬓，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她依然眉目如画。这个女人我爱过，现在还爱着，那已随时间慢慢消逝的疼痛感如今依然清晰，但我拒绝打开尘封的记忆，“醉生梦死”其实只是一个玩笑。

“也许有一天，我喝得太醉，想起我们年少时的那些美好，说不准真迷迷糊糊爬上了你的床。”她用同样的微笑回答我。“然后呢？”我自问自答，“从此从我的生命中消失？”“试试么？”“还是算了。”我搞不定这个女人，保持距离会让我更有安全感。

好在她从未用胜利者的姿态俯视过我，这让我感觉很舒服。“说吧，什么事？”我知道她喜欢这样直接的交流方式。她忽然沉下脸来，盯着半端起茶杯半晌没有说话，我心头一紧，心想出事了。

“笑非失踪了，”她放下杯子盯着我，“我希望你找到他。”

我一时语塞，其实我可以用：为什么是我？当然是我。我可以。我愿意。我考虑——之类的话来掩饰我的失态，但我没有，我知道在她面前一切的掩饰都毫无必要。

“我想你会帮我，”她的声音忽然很遥远，“或者也是帮你自己。”

这是这座城市最高的一家咖啡厅，离地二百六十米，可惜她从来不喝咖啡。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站在环形落地窗前，俯瞰整座城市的灯光，那些静止的和移动着的。通常，站在如此高的地方，人们会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家，但我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里，她也一样。

分手时，我们彼此微笑告别，共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年，我们依然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

3

笑非的闯入，让我的生活忽然间拥挤起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消失，所以你必须为他腾出足够的空间任他挥霍，再任他像风一样离开。

一天中午，我正和周公就紫薇斗数阴阳相生讨论得热火朝天，他突然摸到我床上，一双冰凉的手恶狠狠地插到我腋下，我被惊得大喊出来，睁开眼看到他手舞足蹈地乱笑，就沉着脸骂道：“你有病吧！”其实这种恶作剧在宿舍里司空见惯，可我偏不知道什么原因发起火来，他突然收住了笑声，只是无辜地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我见他可怜，又不想服软，索性翻了身背对他，却听他轻轻地说了句：“你睡觉的样子真可爱。”我腾地转过身，使出全身的力气嘶吼道：“你丫能再恶心点吗？”他站起来走了，拖鞋啪啪地拍打着地面。

晚饭时他又出现了，全不顾身边拥挤的人群硬是在我对面挤出一个空位来坐下，若无其事地把饭盒摔在我面前，说：“来！吃丸子。”我没理他，他纳闷地抬起头问：“唉？你不是爱吃丸子吗？”我从来就不爱吃丸子，是

你爱吃，因为你说这东西好，简单。

“打会儿球去？”回宿舍的路上他问。“累了，不去。”我说。“成，我自己去。”他说完就走远了，不多久，操场上传来一群二货女同学的尖叫声，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好像耍小性子的是我？我他娘的有什么毛病？在气急败坏地全盘检讨并否认了自己所有的缺点后，我确定有病的是他。

笑非注定是个传奇，很多年后，那个荒草蔓生的古老校园里还流传着有关他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正史外传。按说，他并不是个讨男同学喜欢的人，不止因为他长得太帅，身材太好，女粉丝太多，还因为他从不学习却从不挂科。当然，他总有办法让所有的人喜欢他，说喜欢或许有些折辱，不如说是几近崇拜，要知道，大学里二货就是很多。

而唯一没被我归到二货那个盛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无比庞大群体内的人就是小青，她缺少温柔可爱的小女生应该具备的所有优点，有时候我觉得她把女孩子的温柔当作一种耻辱，但又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女汉子，她不彪悍，只是冷淡，冷得透到骨子里。

即便这样依然有无数只蜜蜂夹杂着苍蝇镇日围着她乱转，可她仿佛周身罩着一层无形的天蚕丝网，任你爪子牙齿多么厉害都抓不开啃不烂，在未找到缝隙突围进去与她亲近之前已纷纷阵亡在十米开外，纵使如此，阵亡人数依然与日俱增并毫无衰减之势。她能这样旁若无人地独来独往，把一切男儿视作粪土的本事也的确让我钦佩，于是我习惯于点根烟看着兄弟们排着队前去送死，转而微微一笑，心道：“拽什么，早晚是你哥我的囊中之物。”

笑非则不同，他属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型，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人群制造点小轰动后又神鬼一般消失，用一片失落的叹息声来装饰他那瘦

骨伶仃的背影。偏他爱黏着我这一点让我很无奈，说是无奈其实还带着点小虚荣，因为他，兄弟们已经早早改口叫我期哥了，我虽面不改色，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美滋滋地不是味儿。

所幸的是，这两个妖精至今各不理睬，相安无事。

“谁都知道那只是个假象，但偏偏我不知道。”很多年之后的一天，我对小青说。“知道为什么吗？”她淡淡地抿嘴一笑，这微笑若放在十年前，一定让那些迷途蜂蝇纷纷折翼欣然受死。“因为你太自信。这是你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自从被我哥狠狠地踢了那一脚之后，我就变得夸张地自信起来，其实全是因为自卑好吗！“那笑非呢？”我问。“他比你脆弱得多，他需要爱，也比你更懂得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什么他妈的才是爱？难道不是爱做不做的爱？

我当然没说话，只是回了她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她忽然盯着我说：“你刚才的笑……”“怎么？”她犹疑了半晌，才又说：“和笑非很像。”

雨依然绵密地落在身上、脸上、手指的每一个关节上，像是要吸走你所有的灵魂，天黑下来，行人都已简化成单薄的影子，即便带着面孔，却各个冰冷生硬毫无表情，只有湿淋淋的一抹魂魄，飘了来，又散了去。

这个城市对于我，真的那么重要么？如果你们都已放弃，我是不是也该离开？我曾为谁停留的脚步如今因严冬过早地降临而冻结在原地，那曾经对我来讲无比强大的存在，对于今天的我还有什么意义？那些我从来不肯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此刻全部像陨石一样砸向我面前漆黑的地面，激起的熊熊火焰瞬间烧着了夜空，充斥了我模糊的眼睛。

4

笑非不止失踪一次两次了，如果你责怪风的来去无踪，那只能怪你不了解风。只是这次不同，我看到小青的脸色已经知道了大概，这次真的出事了。

六年前，在我们的事业都已步入正轨，且理所当然地进入上升期时，笑非辞掉工作一个人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六个月后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被小青戏称为垮掉派的悲剧复兴。垮掉派有没有复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还是老样子，白得刺眼的牙齿和天真无邪的笑容，甚至连装模作样的胡茬子都懒得留。

那天我们聊了整晚，三个人在初秋的梧桐树下端坐发呆，笑非嘴边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巨大的一片阴影。小青扶着左肘托着太阳穴眯眼看我，但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只投向远方，我不知道在她的视野里是否有清晰的图像，在深夜的街灯下，她更像一只猫，永远带着猫科动物的轻灵、矜持和骄傲，那神情只为了告诉你，你说的那些她都不在乎。

但我知道她在乎，她在乎笑非，也在乎我。那天，她说了一句意义非常的话：“我们三个人，除非其中的一个死掉了，另外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被这句话惊住了，心里忽又想：但愿死掉的不是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忍受的事情，死了一样不能。我把烟头弹出老远，满不在乎地说出来的却是：“这样不是挺好。”可小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歪着头看看我，又看看笑非，莞尔笑道：“如果是我，那这事还有些麻烦。”我被她的话逗乐，嘿嘿地笑出声来，笑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周遭漆黑的环境下着实恐怖至极。笑非没有动，也没有抬头，微微扯了一下嘴角说：“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难道一语成谶？笑非的这句话一直沉沉地压在我心里让我喘不过气，

毕业这些年，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日子真的不多，像是故意躲避着彼此，躲避着一个心照不宣却又都看不懂猜不透的谜题的答案。不触碰不等于被尘封，我知道它始终都在那里，成为一条束缚牵扯同时也丈量着彼此距离的一根线，在这个城市的某三点间拉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我问过自己无数次我更在乎谁，在无数次被自己拒绝回答后，我放弃了。但今天，当我的身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之后，我知道是什么让我突然崩溃，是再也不见他的那个决定。

我按下拨出键，三段蜂音响过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子期？”

“是我……”我觉得自己很不男人，但内心的灼烧感让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语调缓缓说出了四个字：“折戟沉沙。”“什么？子期，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喜欢听她这样问我，那语气实在让人舒服，嘿嘿。我说：“小青——我爱你。”

这是我第一次先她之前挂了电话。无论如何我说了，我已不在乎结果如何，我只知道我们都没有时间了，大家都在等着这句话，无论谁先说出来，都会改变这一切，而这一切已太久太久没有改变了，是不敢不想还是不愿意？管他的，我说了，我需要改变，再不改变我会死，而我不能允许最先死掉的那个人是我。

上 部

核桃林 015

草青青 039

纪念日 060

卡梅尔 084

白月光 107

当年情 130

我们三个人，除非其中一个死掉了，另外两个才能在一起。